

年轻的新锐导演正在从各个层面刷新中国电影——论社会观照，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忻钰坤的《心迷宫》、韩延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王晶的《不止不休》、邵艺辉的《爱情神话》、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都取得了良好的口碑；论票房，郭帆的《流浪地球》系列创下将近百亿元票房，田羽生的《前任》系列票房也超20亿元；论艺术性，毕赣的《路边野餐》、路阳的《绣春刀》、王学博的《清水里的刀子》、张大磊的《八月》、杨瑾的《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周子扬的《老兽》，各有影像风格，自成一派。

和曾经的第五代导演一样，年轻导演们也在不断获得国际电影节的认可——戛纳、柏林、威尼斯、东京、釜山、平遥、上海……都不断可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的作品。活跃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一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

拍电影，从来不容易

新锐导演开启自己的电影人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钱从哪里来？

曾几何时，做电影是背靠国营大厂牌，是子承父业；今时今日，筹措资金的途径更多元，却也更难。初出茅庐的导演无法自证市场价值，第一部戏常常选择自筹资金——卖房，或是跟亲朋好友借钱。郭帆拍摄第一部《流浪地球》时就卖房卖车，忻钰坤拍《心迷宫》时制片人任江洲给亲朋好友一条条发短信借钱，王一淳拍处女作《黑处有什么》自费300万元，邢健拍《冬》也烧完自己的130万元存款。

为了省钱，新导演通常不敢请明星，有的甚至专业演员也请不起，找来素人、家人演出主角——《路边野餐》里的男主角陈永忠就是导演毕赣的姑父，李冬梅处女作《妈妈和七天的时间》里的演员也全都是素人。李睿珺的《隐入尘烟》，除了女主角海清之外，也大都是素人演员。

做导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对于已经成名多年的大明星来说，也同样如此。姜文第一次当导演，没人肯给他做监制，都让他安心当演员，古天乐贵为香港头部明星，片约不断，但他想自导一部机甲片，也要等足十年。

近年来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影视遭遇寒冬，开戏就更不容易。但年轻电影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出头的途径——经由老电影人扶持是其中一条，许多著名导演都不吝为年轻人提供帮助——宁浩导演成立了“坏猴子”影业，推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签下包括文牧野、路阳在内的多位新锐导演；王家卫、贾樟柯、尔冬升等知名导演，近年来也一直在为青年导演担任监制；万玛才旦导演的《撞死了一只羊》，监制就是王家卫，而万玛才旦作为著名的藏地导演，在去世之前同样曾为不少藏族年轻导演担任监制，帮助他们成长。

而另一条出道之路，其实也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们曾经的路径：在各大电影节上寻求认同。获得主竞赛单元的奖项当然是一条成名捷径，但电影节上还有更多平台令人成长，比如柏林电影节有“天才训练营”，威尼斯电影节有“电影学院”，釜山电影节有“亚洲电影学院”……这些训练营无一例外都对鼓励年度新片和培育下一代电影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有自己的新人孵化单元：创投训练营（SIFF NEXT）。

年轻导演为第一部电影寻找投资，各大电影节的创投单元

